

【自性動用，共人言語，外於相離相，內於空離空。若全著相，即是邪見；若全執空，即長無明。】

這是六祖大師教誡學人稱性的教學。首先告訴我們，言語如何才能稱性，這一點很重要。佛陀在《金剛經》教須菩提尊者說法的要領有兩句話：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六祖此處所說與《金剛經》的意思完全相同，我們讀起來比讀《金剛經》更容易領悟。

六祖教導我們「自性動用」，「動」就是發起，「用」是講作用。此地講的發起作用，著重在利益一切眾生，即教化眾生。教化眾生，特別是在我們娑婆世界，總是以言說為主。所以，我們與人言語，要能做到外離相，於相離相，不著相，內也不著空。這是很要緊的。一般人離相，他就著空；離空，他就著相；換句話說，空與有總是執著一端。譬如，凡夫執著有，小乘人執著空，都是毛病。大師就指出這些毛病：「如果你全著相，這就是增長邪見。」不但世間一切法如此，就是學佛也不例外，我們著相學佛。譬如聽經，你著言說相；看經，你著文字相，這樣作法都是邪見。如果我們不著相，我什麼都不執著，「什麼都不執著」就著空，什麼都不執著就長無明。如聲聞、緣覺執著空，佛在《楞嚴經》說：「內守幽閑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」這是長無明，這是學佛最大的忌諱，這是病根之所在。

【執空之人，有謗經，直言不用文字。既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語言，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：直道不立文字。即此不立兩字，亦是文字。見人所說，便即謗他言著文字。汝等須知，自迷猶可，又謗佛經。不要謗經，罪障無數。】

執著空的人，他有時候謗經。尤其學禪的，禪宗不立文字，於是他不看經、也不聽教，常說「不用文字」。既然不用文字，也不應該說話，因為說話就是文字相；文字不過是言語記錄下來的符號而已，不用文字當然也就不能說話。你說話，你還是執著文字相。又說：「不立文字」，達摩祖師到中國來，「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」。試問問：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，這八個字是不是文字？還是文字。這都是不了解佛法的真實義，都是著相。所以，他見別人講經說法，就毀謗別人「著文字相」。大師在此地特別教誡我們：「自己迷，那還罷了！如果再要謗佛經，這個罪就重了。」教我們不要謗經，如果謗經、謗法，這個罪障實在是太重了。

【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，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，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。】

學佛最大的忌諱就是著相；換句話說，外面的境界相決定執著不得，內又不能執空。空有兩邊都不著，這樣才能建立道場，度脫一切眾生；兩邊有一頭執著，你要去求真，到哪裡能求到？以淨土法門來說，求一心，你心中執著有個一心、執著有個亂心，你只要有這兩種執著之一，就無法證得一心。我們要求一心不亂，心裡有個「一心不亂」，這個「一心不亂」就是真正一心不亂的障礙，這是我們要懂得的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的心已經不清淨，你再廣立道場說有說無，這怎麼能得一心不亂、怎麼能明心見性？大師在此地，真是把我們累劫修行的病根一語道破。

【但聽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；若聽說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。】

『但聽依法修行』，依一乘了義的佛法。『又莫百物不思』，「莫」是不可。依法修行，不能什麼都不想；什麼都不想，你就著空，於道性就起障礙，就不通，這是講修行錯修了。修行，「修」

是修正，「行」是行為，修正身心的行為。錯誤的修學，第一個是執空的人，他什麼都不想，以為自己清淨了，「什麼都不想」是無想定，果報在無想天（外道天），有時候是在四空天，這是錯誤，這是障礙道；道就是真如實性。『若聽說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』，這也是錯誤，這是聞而不修。聽說大道是清淨的，大道是本有的，如《華嚴經》、《圓覺經》所說的「眾生本來成佛」，自己認為直下承擔「我本來是佛」就不要修了。這也錯了，這樣反而生邪知邪見。

【但依法修行，無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說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】

這是指導我們正修行的綱領。六祖一生所得的法要，就是《金剛經》的一句話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他是在這句話開悟，一生受用不盡。在此地大師也是這樣教導我們，要行無住相法施。「無住相」就是「應無所住」，「法施」就是「生心」，無住生心。六祖囑咐我們：「如果你們真正悟了，悟無住相法施，依這個原理原則去說法，依這個原理原則在日常中起作用、修行、種種行作，就不會失去根本宗旨。」根本宗旨是指「無住生心」。

【若有人問汝義，問有將無對，問無將有對，問凡以聖對，問聖以凡對；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。】

六祖說：「如果有人問你佛法大義，你怎麼教導他？從反面答覆。問有，你用無來對；問無，你就將有來對；問凡，你就說聖對；問聖，你就說凡對。」這個說法巧妙極了，決不是與人唱反調，用意是在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」；中道就是實性。諸佛、菩薩、祖師說法，無不是希望眾生開悟，或有意、或無意，都是教導眾生快快開悟，唯有悟入之後才能離苦得樂。所以，一切言說，無不是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；換句話說，一切言說，皆不失本宗，都是稱

性而說。祖師升堂說法是稱性而說，平常閒聊天是不是稱性而說？也是稱性而說。見性之人，隨時隨地無不稱性。「依此說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」，哪有一樁事情不稱性？哪有一樁事情不是教眾生開悟的？這是真實的大慈大悲。

《大智度論》有一段經文說明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」的道理：「常是一邊，斷滅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為般若波羅蜜。」所以，別人問你「有」，你就答「無」。為什麼？有，是一邊。為什麼說有？因為無，才顯現「有」。因為有，才顯現「無」。可見，有、無這兩樁事，是互為因緣而顯現的。沒有「無」，哪來的有？沒有「有」，哪來的無？你果然在這裡面悟了，「兩邊不立，中道也沒有」，這就是「生中道」的意思。中道也沒有，正所謂是「兩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」，這才是般若波羅蜜。在修證上說，菩薩是一邊，菩薩是能修；六波羅蜜是一邊，是所修。佛是一邊，是能證；菩提是一邊，是所證。能修、所修，能證、所證，離開這兩邊行中道，這是般若波羅蜜。這是舉個例子，這樣的例子在一切大乘了義經典隨處都能見到，禪宗語錄裡面也不例外。懂得這個意思，你才能看經、看語錄，看的時候才有味道。否則，你看他一問一答，所問非所答，所答非所問，簡直是迷在霧裡，不知道它義趣之所在。

【汝一問一對，餘問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設有人問：何名為暗？答云：明是因，暗是緣，明沒即暗。以明顯暗，以暗顯明，來去相因，成中道義。餘問悉皆如此。汝等於後傳法，依此迭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】

六祖說：「一問一對，餘問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」理是真理，什麼真理？中道；這個問答就不失理。「假設有人問：何謂暗？答云：明是因，暗是緣，明沒有了，暗就現前。以明顯示暗相，

以暗顯示明相，一來一往互相顯現，就顯示出中道的義理。以此類推，其他無論問什麼，無不如是，悉皆如此。」末後囑咐大眾：「你們於後傳法，要依照這個原理原則，迭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」

大師這一番開示，後人確實是以此原理原則為教學的依據，我們在禪宗語錄幾乎處處都能見到。譬如，有人問：「怎樣才能見佛真身？」答：「不見有無，就是見佛真身。」又問：「為何不見有無就是見佛真身？」答：「有因無而建立，無因有而顯示。本不立有，無也就不能存在。」有無是相對的，沒有這一邊，決定沒有那一邊。既然「無」都不存在，「有」從哪裡得？有與無，是相對而建立的；既然是相對建立的，它是屬於生滅法，生滅就是有為法，它不是真實的。所以，我們離開生滅，離開有為，就見佛的真身。這些方法都是學自六祖的。譬如，有人問：「何者是無為法？」答：「有為法是。」又問：「我問的是無為法，你何以回答有為法是？」諸位若是通達這個原理原則，你一想就明白，他答覆得巧妙，他不是隨便答覆的。如果要講到真正的無為，就是「不取有為，亦不取無為」，有為無為都不取，這才叫真正的無為。